



动地景艺术。行动地景艺术家可能只走一小段长城，可能只接一段续加长度，可能用错置手法取代物幻星移，可能只是烟硝过境，在天空留下分秒间的痕迹。中国艺术家方面，蔡国强的作品，一直断断续续的隐含着地景艺术的魅影，但他在地面上作品的很少，早期《万里长城的延长计划》是唯一一件希望让太空里的眼睛，能看到地球地标发生变化的幻想。

为了争取官方资源补助，地景艺术向机制臣服，变成改造社区的环境艺术。台湾在90年代中期，曾出现几届县市文化机制的地景艺术活动，例如利用台北淡水河一段，由几位艺术家进行户外装置艺术活动。作品大都属于实验性与临时性，在意义上自然也都要有些环保意识。然而这些作品却常以塑料为主，艺术家用录影记下个人一次性的创作档案后，作品也不可能被典藏，反而变成浪费资源和制造垃圾的一种艺术活动。晚后，又因为配合官方文化口号，艺术社区化，一些利用大城小镇街头、公园、公共空

间门面、民宅四周的隐藏式装置作品，也称为地景装置艺术。申请艺术家通常要在创作理念上表现出美化当地环境，或指引观众认识当代艺术的善意苦心。地景艺术变成环境艺术，又变成社区打造，或是节庆活动中的大型户外装置，其间的宇宙观自然再度蒙尘缩小，变成都会橱窗或是市井夹层景观的一部份。

这简短的发展过程说明，地景艺术的发生有其天生条件，它要有突破机制限定的空间使用权，要有心胸眼界足以与大自然对话的艺术家，要有一些支持作梦的民间财团，要有一些号召的力量，否则推广地景艺术不成，往往产生更多小小寄生蟹般，獐头鼠目或奇装异服似的作品破坏土地景观，唯一正面的好处是，提供与满足一些年轻艺术家街头打游击的场地与欲望。另外，也有一大群人以身排列，希望排成庞大的人身地景图，作为一种理念运动的凝聚表征。通常这种地景艺术是依附在政治运动的诉求下，才比较有可能造景成功，艺术圈似乎还不容

易有这种凝聚群众的魅力。

太空科技的研发，使人在宇宙空间里越发渺小。“人在人间”的问题，一旦置入宇宙空间，许多思维模式势将学习变革。然而至今，当代艺术对于“人”与“人间”的失序困扰，远重于宇宙秩序的发现惊奇。“新宇宙观”里的人文情境，在当代艺术领域仍然是门因老生常谈而少人去研发的题材。尽管科技艺术当道，科学领域最接近哲学、神秘学与炼金术，并需具物理与化学智识的天文探险成就，对陷入混沌状态的当代艺术领域，似乎尚未产生启迪作用。

宇宙不断在扩张，当代艺术家却疯狂地埋头于影录方格屏幕里，其实宇宙就是一个来自电光的网络世界，甚至虚拟实境一下，就可打造奇景出来。所以，地景艺术的逐渐萎缩也说明当代艺术家对自然已无语相对。当艺术家有生存空间压缩的危机，又哪能顾及宇宙膨胀、暗物质与暗能量占满宇宙百分之九十九强的新说道理。

Land Art: Snick on Earth

场景艺术：地球上的刻痕

◎张奇开

1995年夏天，我住在柏林，在一片草地铺就的广场上，看见一对夫妇被激动不已的人群追逐着。为了他们的安全，警察们挽着手把他们围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观望台。然后，他们一如政治领袖那样站在台上，向广场中黑压压的崇拜者挥手致意。对面，是被这对夫妇耗资2000多万马克包裹起来的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曾经在这里工作、检阅并制造了震惊国际社会的纵火案。附着在巨大建筑物上的金属抛光尼龙包裹材料，在七月骄阳照耀下的熠熠反光投射在他们的脸上，显得格外容光焕发。

这一对受到大众热情款待的与演艺界明星别无二致的男女，就是惯于用布和绳子包捆物体——小到汽油桶，大到桥梁、海岸和岛屿——的当代场景艺术家克利斯托·贾瓦切夫(Christo Javacheff)和他的妻子。

他们通过20多年的漫长历程才终于在德国国会多数票的支持下获得了包捆德国国会大厦的许可。据说，中国长城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包捆目标。在古代，作为中国人抵御外辱的屏障，如今已经转变为中国文化伟大象征的长城，早就

- 1、新墨西哥山谷的闪电平原 马里欧·莫兹
- 2、在内华达州沙漠与加州沙漠的庞大造景 米歇尔·海泽





不是一片处女地了，多年来，被许许多多好事者以艺术的名义轻率地侵淫过，但至今为止却未见克利斯托夫妇的踪影。

都说克利斯托是比利时人。但据我所知，他是在最激烈的冷战时期从保加利亚逃亡到法国的难民。和很多艺术家一样，为了生计，他到巴黎街头画像，其间认识了一位法国将军的女儿，两人堕入情网。然而，克利斯托来自社会主义的难民身份刺激得姑娘的父亲恼羞成怒。于是，将军动了邪心，找到他在二战时搞地下抵抗运动的老朋友，在任总统戴高乐，请求这个法国的最高领导者把拐骗他女儿的街头画家驱逐出境。戴高乐当即回绝了对于法兰西有民主主义号称的共和国来说这个如此愚蠢的愿望。将军缺少理智的逼迫，使克利斯托预感到眼下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和随时都可能遭到破灭的爱情，毅然坚决地带领着他的未婚妻逃到了美国。由于最终仍然成了这个保加利亚难民法律上的岳父的法国将军对自由恋爱的干预，不单使自己暂时失去了女儿，而且成就了一位地景——包捆艺术的当代大师——克利斯托。

在美国，克利斯托在妻子的协助下事业日渐发达。幸好有他们的参与，地景艺术这种鲜为人知的形式才成了一个公众话题。谁能想象，仅仅为了被包捆起来的德国国会大厦供人参观，柏林政府开辟了各种交通专线，好让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观众能顺利到达现场。而且以柏林为中心呈放射状的高速公路，在这件作品陈列的几个星期内总是被缓慢的汽车堵塞得水泄不通。通过空中到达柏林的飞机航班的机票也总是提前售罄，经常是空旷的德国火车也挤满了喜欢参与围观

的群众，铁路局不得不临时增加班次；柏林的旅馆、饭店、咖啡厅、啤酒屋的生意也无比兴隆。在展示现场更是盛况空前，各种买卖在这里肆意横行，和这件作品有关和无关的食品、纪念品、艺术品、旅游品，一俱在这里倾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品市场。还有许多急于求成、企图引人注目的艺术家，也攀附在克利斯托的声誉上：有人每天在这个作品前从早到晚滔滔不绝地赞赏、评价与阐释；有人从作者的形象、人格、出身、夫妻关系，一直高声辱骂到作品的材料、形式、构思和耗资情况；有人举着“这不是艺术”的标语牌全天候地抗议；更有甚者，就是在警察的眼皮下向这个巨大的银白色包裹物投掷燃烧瓶……媒体当然也免不了凑热闹，

把政客们操纵的国家大事挤到一边，报纸、电视连续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这对夫妇艺术家和这件艺术品的好消息、坏消息。看到对首都柏林有如此巨大的宣传价值和可观的经济利益及税收，柏林政府、甚至德国政府都垂涎三尺。势利眼的德国总理科尔一反自己本来是投反对票的立场，满



面愧意地要求作品延长展示时间。这时候的克利斯托和夫人使出艺术家的骨气来，断然拒绝，定时退下大厦的盛装，仍然把它裸露着，归还给德国。

从古至今，实在是难得有哪一件艺术品能引起如此巨大而自发的震撼和关怀。

也许这位艺术家的机遇正好吻合了他攻于算计的心机，而且有常人无法坚持的信念和决心，又具有把政治、经济、文化都一并牵扯进来的魔力，使艺术转变为社会事件。德国国会大厦是在东西德分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作为双方都不能动用的一个冷战象征物。柏林墙倒塌后，克利斯托捷足先登，势必引起世人的喧嚣，同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制作者把艺术搬出画廊、博物馆，并安放在辽阔的室外土地上和苍穹下，巧妙地利用了必然是庞然大物的地景艺术这种技巧后的发酵作用。不只是在柏林，他在法国包捆的一座桥梁，在澳大利亚包捆的93,000平方公尺的海岸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编织的长达39.4公里长的栅栏和在佛罗里达州包捆的11座岛屿都达到了不同程度的轰动效应。

有时也被中国人翻译为大地艺术或场景艺术的地景艺术，是在现代艺术开始走向没落的60年代末才在美国出现的流派。它像行为艺术一样，直到现在仍然是艺术家们乐意持之以恒去做的形式。由于它独具气势磅礴的体积和置身户外的狂野，或许是人类在遥远的天际，能够观察到的唯一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它是地球上的美丽刻痕。

迈克尔·海泽是最早把自己的创作迁移至荒野的地景艺术家之一。他于1969年就得到画商弗吉尼亚·德万的支持，用推土机挖掘了一个土地作品《双重否定》。这件长达1500、宽42英尺的作品远离闹市，不可能被人观看。这很符合海泽反对艺术日益商业化的观念，他理直气壮地为此辩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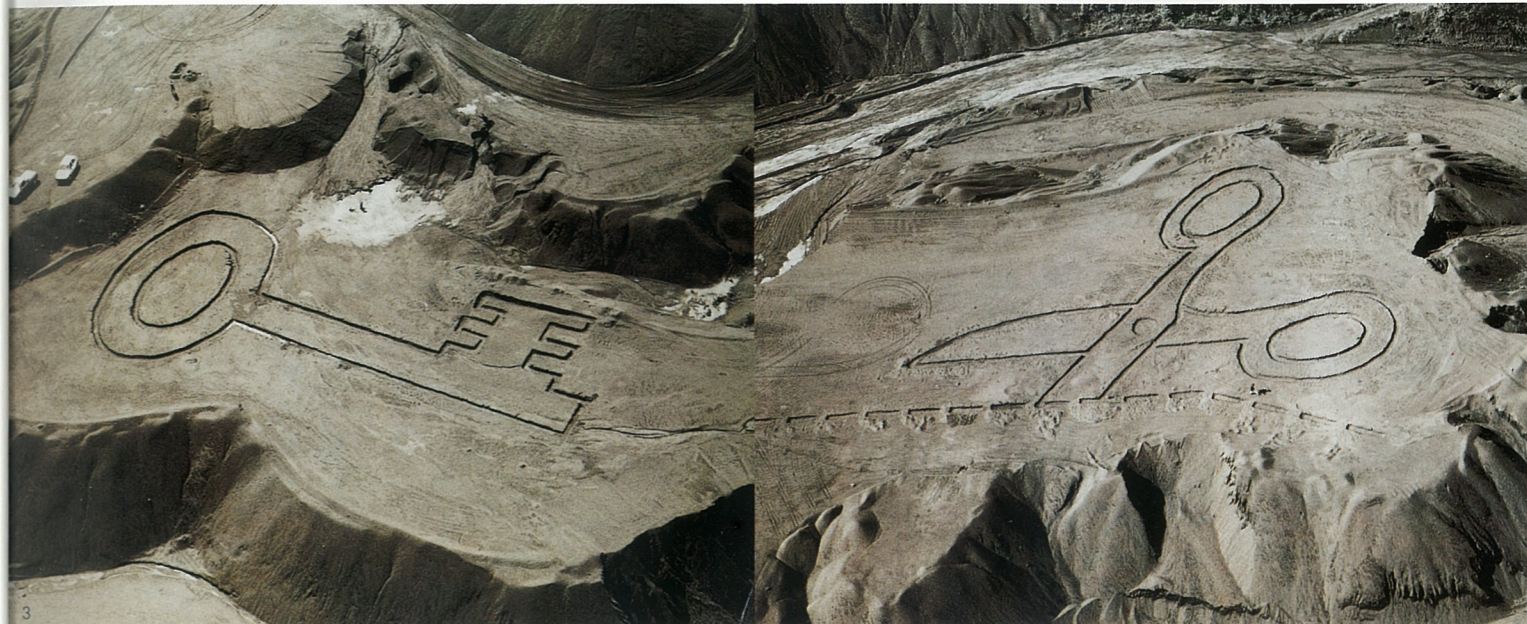
“艺术的地位在越来越贪婪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件被驯服的、任意买卖的货物。博物馆和收藏室已经塞得满满的，地板都被压弯了，而自然界中到处都有空间。”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的英国艺术家理查德·隆(Richard Long)也把自然视为艺术家活动的场景，而非商品，反对出卖。隆如同一位勤勉的野外工作者，在大地上行走。他沿途采摘繁开的野菊、干枯的树枝、新鲜的海草与石头，一并重新放置。但事与愿违，如今，在许多以商业为目的的艺术博览会上皆有隆用石片组合的几何图形，不幸的是，都标着昂贵的价格。

在我们今天论及的这个流派中，现在已经静躺在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寒冷湖水下的

是渺无人烟的广袤荒原，经常发生雷击现象，当闪电掠过这些金属柱的顶端时会放射出意想不到的强光。这件只能短时间显现在黑暗中的作品尽管伟岸而瑰丽，却更是无法观赏。这件作品犹如能破解造物主的谜语，窃取了宇宙自身就含有的审美能量，使之转化为人类的艺术奇观，制造出仅凭想象就可以使人感到惊异的效果。不仅如此，在1977年的德国第6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玛利亚的另一个稀奇古怪的参展作品《钻地球1000米》，引起了强烈反响。她搬来一部完全达到专业指标的庞大钻机安装在展厅外的广场中，每天向地球深度钻下去。这个仍然是不可能观看的艺术竟然耗资100万马克！作品完成后只是在大地表面上留下了一个直径五

他的橡树。哪怕波伊斯千辛万苦地为这件作品筹集了30万马克，投进去又未得到丝毫经济回报，但他的行动仍然遭到了太多人的反对。直到波伊斯死后的第二年的1987年，第8届文献展开幕，他儿子继承他的遗志，种下了第7000棵橡树。历时五年，这件作品才算完成。现在卡塞尔已经绿树成荫，波伊斯的艺术完全是一种善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绿化面貌。斗转星移，时日变迁，今天，人们彻底懂得了植物的意义，终于为《7000棵橡树》平反昭雪。从而波伊斯也被迫认为绿色环保主义者的一个代表。

近年来，地景艺术并没有销声匿迹，但再也没有像他们先驱那样干得热火朝天和制造出煽情的作品。中国是极善仿真的国家，



《螺旋防波堤》算得上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美术史家只要触及到地景艺术，必然要把它作为分析的范本。这件很少人能够亲眼目睹的、大量保留着现代艺术形式美在自然界中的人工装置，是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son)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也正是这件用旋转的曲线和红、蓝、黑奇妙的彩色泥土和石头构成的庞大作品使他声名显著。命运不济，史密斯在完成这件大作三年后，也是为了他的地景艺术，在得克萨斯州上空勘察现场时因飞机失事而死。女性艺术家瓦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和所有的大地艺术家都不一样，她赞赏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在新墨西哥州，她别出心裁，把400根不锈钢柱子呈矩形排列起来，柱子的距离相间67.05公尺，朝东西方向延伸约1.6公里，南北约0.5公里。这里

公分的小孔。为了这件莫名其妙的作品，人们怒火冲天，以纳税人、赞助商、艺术爱好者、甚至艺术家身份向展览会提出抗议。不断的电话铃声、堆积的信件，报刊、电台、电视报导把文献展搅得一片混乱。同时，在这个展览上，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也做了一个题为《蜂蜜水泵的工地现场》的怪诞作品，由于他已经是公认的国际大艺术家，观众敢怒不敢言。这件作品并非能归属在大地艺术之类。但在五年后的第7届文献展上，波伊斯用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了他的《7000棵橡树》。

也许很少有人谈及地景艺术时把波伊斯归入其中。不过，就他的《7000棵橡树》而言，的确是极其典型的生态地景艺术作品。

1982年6月19日第7届文献展开幕，这一天波伊斯开始在卡塞尔市内的大地上种植

1. 在澳大利亚包捆的93,000平方公尺的海岸线 克利斯托·贾瓦切夫
2. 淹没的坟墓 杰夫·沃尔
3. 钥匙 维克·乌内兹

无疑，地景艺术的形式已经有人问津，却远只停留在雕虫小技的范围里。也难怪，在没有形成赞助人、基金会制度的艺术圈内存活，艺术家只好怠慢理想，首先顾及的是怎样把产品尽快地转化为现金，然后投入再生产。有谁，或者谁有这个条件，把巨额资金投入在根本就无法收回成本的作品上？

不要说中国，全球的经济和文化都趋于短平快见效益的路数，在这种氛围下可以想像和预见，未来地景艺术必将是平庸和暗淡的命运。